

星光伴我行

(編者按：聖神研究中心於今年慶祝成立二十五週年，特邀湯漢主教撰文誌慶。湯主教執筆抒發在中心工作的感愛之餘，其就晉鐸近四十年所領受的恩寵申表謝忱，特此與讀者分享。)

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哪裡？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瑪二：2)

我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主顯節那天，領受了司鐸聖職。因此，每年主顯節，即慶祝預許的默西

亞顯現給普世萬民的節日，對我實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在那一天，當我奉獻彌撒時，我會聯同羅馬教宗及全球所有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祈求上主，賜我們找到基督，忠心跟隨他，並成爲世界之光。

當天彌撒的福音中最觸動我的字眼，就是那顆閃耀之「星」。它帶領賢士找到了耶穌。回顧過去，在我的生命中亦出現過不少閃耀之「星」。

我的母親算是家中第一位接觸天主教信仰的成員。當她就讀於一所由修女所開辦的中學時，被修

女們、尤其是被校長修女的好表樣所感動，開始學習天主教教理。由於校長修女把基督的面容顯示給她，我的母親還改取了校長修女的名字。這位校長修女實是一顆閃耀之「星」，帶領我的母親，以至我全家歸奉主。

我本人於一九三九年生於香港。兩歲時，日本人佔領香港。舉家逃到澳門，繼而轉往廣州。戰後，我就留在廣州接受小學教育。不久，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大批傷兵和難民由北方逃到南方來。我親眼見到很多傷兵和難民每天群集天主堂門外，也親眼見到我的本堂神父（一位外籍傳教士）每天忙於給這些有需要的外方人派發藥物、救濟品和金錢。有時，我的母親和我也幫他一起派發救濟物資。由於受到本堂神父那份肖似基督的憐憫之心所感動，我興起了將來要學他當一位神父的決心。對我的司鐸聖召的萌芽，我的本堂神父實是一顆閃耀之「星」，他帶領我找到那位正在呼召著我的主。

在澳門讀完小修院後，我轉到香港華南總修

院，之後，又轉到羅馬傳信公學（一所國際大修院）。當日傳信公學攻讀的大修士超過四百。我們於一九六六年畢業的那屆修士就有六十九位，來自廿七個國家，大家相處有如一個大家庭，十分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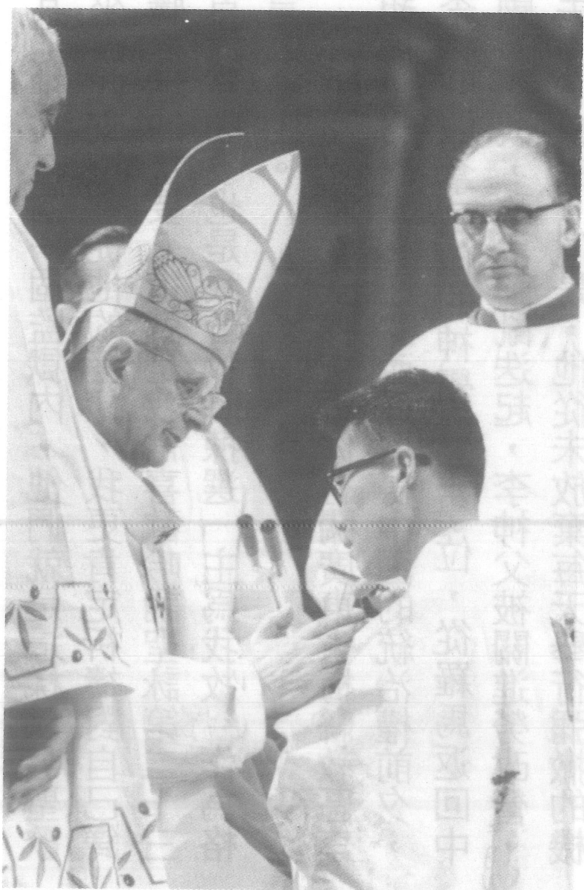
本來，我們已定於一九六五年聖誕節前晉鐸，且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怎料就在升神父前的大避靜時，院長卻突然宣佈，教宗本人欲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主顯節）那天祝聖我們為神父。這真是天主聖意！此一改動，反使我們一生提醒自己履行福傳的使命和天職。

當我們在畢業離開母院前，按傳統慣例必前往拜謝傳信部長樞機；他訓勉後，贈給每人一個十字架，以提示我們要成為閃耀之「星」，向普世福傳。所以，我在羅馬所接觸的教宗、傳信部長、神職長上、教授及同學，都是閃耀之「星」，對我的鐸職生涯，影響深遠。

回到香港三十五年來，我的工作除了在聖神修院教學外，主要是給予中國大陸教胞牧民關懷。這

項使命，固然使我實現我對中國教會的關愛與服務，但亦使我獲益良多。中國教胞雖然受到壓制，卻充滿生機。天主教徒的數目，已從一九四九年的三百萬，上升到今天的超過一千萬，很多新教友都是堅貞教友受苦受難所結出的果實。這些堅貞的教友實是閃耀之星，照亮了我的鐸職生活及服務。

（教宗保祿六世親自祝聖湯漢修士為司鐸）



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六日主顯節，頒佈了一篇宗座文告，名為《新千年的開始》。他透過這篇文告第三章教給我們五種深化神修的方法：（一）每日抽出時間祈禱；（二）積極參與感恩聖祭；（三）定期領受修和聖事；（四）在一切計劃和行動中，應把信靠天主的恩寵助佑置於首位；（五）努力聆聽及傳播聖言。現在讓我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國教友如何成為這五種神修方法的有力見證人，亦如何因而成為我鐸職生活的閃耀之星。

論及祈禱：很多教友曾被關在獄中，既無經書，亦無唸珠，卻常忠於自己每日的祈禱生活，也常運用自己的手指誦唸玫瑰經。祈禱確實給予他們力量，支持他們忍受監獄中所遇到的困難。已故廣州教區鄧以明總主教曾為了信仰而度過二十二年監獄生涯。他告訴我，在這些歲月裡，他不但時常祈禱，也哼唱聖歌，特別是在聖誕節期間。如果他的哼唱，獲得和應，便知道有教友也在同一個監獄裡。有時他還詠唱拉丁文聖歌；當聽到和應時，便知道也有

其他神父在同一個監獄內。他們就是這樣以唱聖歌來彼此支持。從他的榜樣，我更肯定祈禱對自己鐸職生活的重要。這就是我常喜歡吟誦聖詠第二十三首的原因，也是我晉牧時揀選「主爲我牧」作爲格言的緣由。

論及聖體：讓我告訴你有關廣東省梅縣教區李昶神父的故事。在共產黨取得中國的統治權前夕，李神父剛拿到他的神學博士學位，從羅馬返回中國。不久，政治動亂迭起，李神父被關進勞改營，失去了自由。但是，他從未放棄每天舉行彌撒的機會，即使他要等到半夜，在自己的床上才能舉行，亦在所不辭。有一段時期，勞改營亦許可親友帶點食物去探望囚犯，甚至可以申請與囚犯度宿一夜。李昶神父的堂弟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探視他，這是一次非常感人的團聚。日落西山後，李神父問他的堂弟是否渴望參與彌撒。他當然渴望啦！他已記不起從上次參與彌撒及領受聖體至今已有多久。他們當晚入宿一個有三百多張床的公共睡房內，兩人一

如其他囚犯躺在床上，也放下蚊帳；約在半夜，等到其他囚犯都已進入睡鄉，兩人便靜悄悄地從睡床爬起來。堂弟先辦了告解，李神父便從枕頭底拿出一個小包，解開後，拿出舉行彌撒所需的一切物品，隨即開始舉行彌撒。他們低聲地誦經，以防吵醒別人。領聖體時，他們都非常感動，熱淚盈眶。這樣，每天舉行彌撒便成了李神父的力量源泉，幫助他克服勞改營所面對的困難。當我自己舉行彌撒覺得困倦時，李神父的表率就在我腦海中湧現，亦成爲我的力量源泉。

關於修和聖事：我可以向大家介紹兩位已故教會領袖的表率。一位是廣州教區鄧以明總主教，他在監獄度過了二十二年生涯。他在自傳《天意莫測》一書中記述，每當他預感到會被公安人員帶走的時侯，便會走進教堂祈禱及領受修和聖事。他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後，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前去領受修和聖事。台北羅光總主教曾在世生活超過九十年，有一次，他應邀向修士們講話時，告訴他們，

他自己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兩週就領受修和聖事一次。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忠於鐸職，實在歸功於這個好習慣。

我曾聽過在蘇聯共產黨統治期間，所有神職人士都被殺光了，因此有些教友只能向着主教或神父的墳墓辦告解。同樣，在中國北方的一些天主教農村，由於長期缺乏神父，傳道員會把一條神父的聖帶放置在告解亭上，讓教友逐個逐個地進內，告明自己的罪。從這樣的榜樣，我領會到領受修和聖事的價值。

談到把倚靠天主的恩寵助佑置於首位：在文化大革命後，雖然不少天主教堂和修道院獲得歸還，但大多殘破不堪。雖然神學禮儀書籍寥寥無幾，人才單薄，財力及物力亦十分缺乏，但神職人員和教友倚靠天主的恩寵助佑，毫無畏縮地肩負起教會的重建工作。在河北省獻縣教區，一所天主教醫院在獲得政府批准後，於一九八五年五月正式開幕。醫院共有十八位工作人員，包括六位退休醫生，八位

護士，一位化驗人員；床位只有九張。經過一年的服務後，便已治療了七千多位病人，收住入院病人二百餘位。該醫院不斷收到很多治癒者及其家屬送來的牌匾和感謝信，也受到政府的公開表揚。當地政府在報章上公開指出，這所醫院收費廉宜，應診時間不分晝夜，盡最大努力解除病患者的痛苦，堅持送藥上門。原來，這所醫院的開辦，既能為很多發了初願的年青修女提供度團體生活的場所，也為當地教會掙得好名聲。結果，不但全地區的教外人，而且連政府都齊聲讚揚說：「看，這些天主教徒多麼團結合作！有天主教徒，就沒有辦不到的事！」為我本人，這真是把倚靠天主的恩寵助佑置於首位的有力見証。

關於天主聖言：著名的印度耶穌會士 Anthony D'Amico 神父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位神父常常很用心準備好自己的道理。在第一個主日，教堂來了一百位教友，他很用心地向他們講道。在第二個主日，教堂只來了五十位教友，他照樣很用心地

向他們講道。在第三個主日，教堂只有二十位教友，他仍舊很用心地向他們講道。在第四個主日，教堂只有一位教友，但神父依然很用心地向他講道。到了第五個主日，教堂空無一人，神父仍舊很用心地講道，有如對着一大群人一樣。事後有人問神父說：「爲什麼在這個情況下你仍不厭其煩地講道呢？」他答說：「因爲我應該先向我自己講道。」

DeMeilio 神父這番富有啓發性的訊息，在中國教友心中找到回響。文化大革命期間，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的聖經都被拿走。文化大革命後初期，爲了能夠以天主聖言滋養自己的心靈，以及與別人分享，很多教友需要靠記憶，背誦出聖經的章節，然後把它們錄下。最近數年，在浙江省寧波教區，大部份神父都很團結虔誠，當教區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時，他們先聚在一起祈禱，也在天主聖言的光照下，共同解決問題。他們也把教友們組織成不同讀經小組，以至大家非常團結熱心，而新教友的數目亦不斷增加。比如，有一個堂區，數年前只有

兩百位教友，但現在已增加到一千位。這些對聆聽及傳播聖言的見證，令我非常鼓舞。總之，我對中國教會所作出的微小牧民關懷和服務，使我的靈修生活獲益良多。中國教胞實是閃耀之星，照亮了我的鐸職生命。

當然，還有、且仍將會有更多更多的閃耀之星，伴隨着我在人生旅程上行走。這些閃耀之星要留待下一篇文章介紹。讓我現在就用以下的禱文來作爲結束：

耶穌，你是萬民之光，求你幫助我和每位教友，都成爲閃耀之星，光照世上每一個人，使全人類承認你是唯一真主，團結合一，成爲一個個共享仁愛與和平的大家庭。亞孟。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在廣州，我與多位教友，在天主堂區，舉行了一場祈禱會，祈求天主聖言的光照，使我們能更好地服務於教會和社會。當晚，我們共同祈禱，祈求天主聖言的光照，使我們能更好地服務於教會和社會。當晚，我們共同祈禱，祈求天主聖言的光照，使我們能更好地服務於教會和社會。